

方蘇敬等撰
尚志詩輯校

蕪湖醫學院印

補輯新修本草 下冊

油印補輯新修本草說明

新修本草。一書，乃公元六五九年唐朝政府所編，係祖國珍貴文獻之一。比之西歐著名的紐倫堡藥典。之出世，尚早九個世紀，當時已流傳至日本，洵為世界上第一部藥典。惟此書至宋代已亡佚，傳至日本的也殘缺不全，清末燬燬石室僅發現斷簡殘篇，且被英法兩國盜去。

清末傅元茂氏于一八八九年曾就殘缺的日本抄本，新修本草。10卷加以影印，流傳國內。

一九五五年范行准先生又將傅氏本縮印，並作跋附于後，以廣流傳。此即現存的「新修本草」。

惟現存的「新修本草」，僅及原書之半內缺序與例二卷，單部六卷，蟲魚部一卷，共九卷。所缺各卷，日人中尾萬三曾從事補輯，未成書而歿。日人岡西為人又補輯二〇卷，稿已付印，也因戰爭而被燬。宋代和熙、清宋李夢瑩、近賢范行准均補輯此書，但是都未能刊行。

我叔尚志鈞同志也有士完成此書，苦心研究，已十餘年，頗有心得，著成「補輯新修本草」二〇卷和論文十數篇，先後在「醫學史與保健組報」、「藥學通報」、「北京中醫學院學報」上發表。一九五八年，尚同志又將所著送范行准先生指正，再遵照范先生指示作全面修改，历时三載，今始完成。

原書因繁體字與古體字太多，鉛印必須特鑄字模，費用浩大，故今改用油印，公之于世。

這次油印，僅是初步試印，由於原書稿紙久復修改後沒有再行騰清，許多字句因改模糊因而誤刻舛錯是有的，我們誠懇地希望得到專家們和讀者們的指教，俾能下次重印改正。

范行准先生序

距今一千三百年前，我國已出現了世界上第一部藥典——新修本草。它是在唐顯慶二年（公元六五七年）由蘇敬上言重修本草，詔從其請，並召集許敬宗等並諸名醫二十二人從事編纂，實際是由蘇敬負責主纂，他是一位在醫學上具有多方面豐富學識的名醫。至顯慶四年就會書完成，計正文二十卷，目錄一卷，連同圖、圖經等共五十四卷。

這部具有世界第一部藥典意義的新修本草，是在第五世紀陶弘景本草集注一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由於當時我國國威遠震，中外文化交流頻繁。這些也都反映到這部本草中來；許多世界的新藥，被這部本草所吸收。由於它具有世界性的本草內容，所以當它問世之後，很快地就流傳到近隣朝鮮、日本各國；它們並把它當作學習本草的教科書。

它這樣流傳了三百六十餘年，到了宋開寶六、七年間（公元九七三—九七四年），政府又在這書的基礎上連續纂修成為所謂「新定」、「重定」的兩部開寶本草。之後，它好像「功成者退」

似地其地位就被新本草所替代而日就消沉下去；所以到了嘉祐三年（公元一〇五八年）政府重纂本草時，想要找它作參考，竟連一個完卷也找不到了，自後，藥學專家也很少有此書的著錄。

直到光緒十五年（公元一八八九年）傅雲龍得到日本天保間卷子本草殘卷，在日撰刻以歸之後，它才以殘缺的形貌重返祖國。但仍不為我國醫家所知，雖然有人在一九三五年雜誌上刊登我所輯

系的新修本草一書消息，仍沒有人注意它，直到一九三七年我在雜誌上發表六朝寫本陶弘景本草集注鈔本一文後，醫家才開始知道此書殘卷已在祖國流行多年了。

不過，這部本草表面上雖消沉了一千餘年，它和其他亡佚了的醫書一樣同被醫家所遺忘，但實際上它的内容，始終支配着我國每個醫家的處方用藥上，因為一般臨床家所用之藥，很少能超過此書所收的藥物，這誠如古人所說：「百姓日用而不知」。但是，由於它的亡佚，不能充分發揮它的應有作用，也是事實，必須做一番整復工作才能充分發揮它，正因如此，所以外人後早就注意到它，遂想代庖而着其先鞭，這對口稱熱愛祖國醫學的我國醫家，是一個辛辣的嘲諷。

所謂佚書整復的工作，也就是佚書的輯補工作。它在我國來說，並不始於今日，早在宋代已經開始了。當我國十二世紀有名的書誌學家鄭樵在他的校讐略中，已提出這一工作的重要，並在「書有名公實不亡論」中，指出這種工作的原則。他說：「書有亡者，有雖亡而不亡者，有不可不求者，有不可求者」。接下，又指出各家求取亡書的方法，其中也涉及求取醫家雖亡而不亡之書的方法，恰好舉出輯錄新修本草諸書的方法：「名醫別錄雖亡，陶隱居已收入本草；李氏本草雖亡，唐慎微已收入證類。此說基本上是正確的，因為他是一位兼擅醫方、本草的學者。不過事實上名醫別錄並沒有全被陶隱居本草所收；證類所收李氏本草（新修本草），文字也並不一樣，鄭樵祇言其大略而已。反之，我們也並不迷信唐卷子本，如此書卷子本卷五或益部法中就脫去

九十多字，又此條如我們校以北堂書鈔、西漢叢書諸書，則二者連列錄之文也有所脫誤，蓋當時所據既各是寫本，鄭氏脫誤，也就難於一致了。總之，鄭氏好像在八百年前已為我們今天從事此書的整復工作作出具體的指導方法了。其實，輯錄醫書，也在八百年前就開始了，並且恰好是本草，那就是南宋王炎的本草正經——神農本草經，它的序文現尚存于王氏雙溪六集中。

鄭樵說：「書有云而實不云」的事例，確可用於亡佚已有千有餘年的新修本草，因它基本上既存於唐慎微的證類本草中，也存於於今天流傳最廣的李時珍本草綱目中。那末，我們不去輯系它可不可以呢？當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作為提高祖國醫學的水平，對研究和發揮新修本草一書，自有它的一定重要性，而這種整復工作，也正有它的積極意義，因為我們用了流傳不很普遍的證類本草，總有一種前後阻隔，蒙翳而沒有系統的感覺，如其用了本草綱目，那更有紊亂之感。因為新修本草在時珍綱目中已被闕切，並被混雜其它的本草中，成為一種雜體了，這對作此書系統的研究來說，是何等的不便？那末，它妨礙我們研究工作的效率，包更不用說了。

古書的整復工作，不但研究祖國醫學的一樁重要的步驟，即研究其他文化科學等部門工作，也是如此。拋開清代許多學者作出此類工作上的卓越成就就不說，即以我國現代文學革命的巨人魯迅而論，他為了研究中國文學、小說等的歷史，也曾化了很多時間，辛勤地做了此種古書整復工作，先後輯成會稽郡故書雜集、越語集、古小說鉤沈、唐宋傳奇集等書，以為上述工作的準備。

從它的意義上來說，我們這種工作也正和魯迅輯錄的佚書工作相同。例如他輯補的唐突傳新集中的小說，基本上是從太平廣記中輯出的；他為什麼不直接從太平廣記而先要化上這樣大的勞力去做此種工作呢？也無非為了自己和別人在研究工作上給以便利而已。

我開始做研究中國醫學歷史工作時，即感到資料的不足，要查了漢、隋、唐、宋諸史藝文經籍志所著錄的醫書，如太古遺書，恐還不及千種。但留給我們的完整醫書，更是有這樣寥寥可數的幾部，元明醫書，也十亡七八，這作為有系統的研究工作來說，是非常不夠的。而我也受前賢此種啟示，遂仿清嚴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一書之例，先後輯成全漢三國六朝唐宋醫分，及元明醫學鈞沉兩書。由於我是研究整個中國醫學歷史的關係，所以輯錄的醫書是要全面的，故本草書僅佔其中的一部分。

做此種整復的輯佚工作，可說是沒有止境的。因為一個人決不能讀盡天下之書，並且有種種客觀上不能克服的困難如需要的書籍不能都看到等等，所以也終有缺點的。我從事此種工作還是遠在三十年前，直到全國解放後才因工作關係，放下筆來；但近十餘年來有時仍不忘嗜好，還是斷斷續續地做些補苴工作。因為我這兩部書都仿嚴可均之例，並以人為綱，以第一部全醫方而言，汰重去複，得四千餘條，合八百卷，已超過了嚴氏之書。近來時有朋友要我先從全醫方中取出以書名為綱，寫出一個目錄先行發表以供大眾參考。經過初步整理，自漢至宋（包括金

源在內），約有一千二百種的醫書，這數字已超過宋以前諸史藝文經籍志所著錄的醫部目錄的總和。

在解放前的二十多年中，我這工作除了極少數的幾位朋友支持之外，很少有人作此同類的工
作。不想三年前尚志鈞先生在北京學習時，忽以他所輯的補輯新修本草一書的原稿見示，這誠使
我感到有如莊子上所說空谷足音之喜，因亟先快談，知他竟為此書的整頓工作，化公整整十年的長
時間，其用心的精專和鏗而不撓的毅力，都是使我十分感動的，然後始知世固本當無同路之人。
而反映我這獨學面牆的孤陋，他原是一位受過科學陶冶的藥學專家，善能運用科學的律令，所以
他補輯此書，義例也十分精整，但他竟謬以我為識途之馬，要我對它提些意見，這是使我為難的
問題，不得已只好提些不什麼重要的不同看法。其後尚先生返回原工作單位，仍時用通信的方式
往來商榷一些問題，彼此都感到實獲之樂，而尚先生此書不久遂亦完稿而獻公之於世。

今此書由尚先生的工作不佞領導同志的支持，堅決執行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及黨在中
醫政策上尊重求是，普及與提高並重的正確方針政策，克服困難，把它出版。這給提高祖國醫學
水平，是一個不小的貢獻。不但此也，我們知道張素真輯新修本草者，中外不止一家，而俱未能
問世，今尚先生所輯之書最後，而由於黨的大力支持，竟能披瀝先登而最先出版，使一千三百年

前世界上第一部藥典的原貌，燦然復見於世，是值得我們慶幸的一件事。至於今後那些卷子本的新修本草，只好退居於名實相符的把殘守闕的地位，不能與尚先生此書相提並論，那更不用贅言了。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日·北京

目錄

(說明：藥物目錄列在各卷的開端。)

上冊

范行准先生序

補輯新修本草序

補輯新修本草凡例

卷一補輯新修本草序

卷二補輯新修本草例

卷三玉石上品

卷四玉石中品

卷五玉石下品

卷六草部上品之上

卷七草部上品之下

卷八草部中品之上

一 四頁

一上 五下頁

五下 七上頁

八上 十七上頁

十七下 三十四上頁

三十四下 四十一下頁

四十二上 四十八上頁

四十八上 五十三下頁

五十四上 六十三下頁

六十四上 七十二下頁

七十二下 八十一上頁

卷九草部中品之下

卷十草部下品之上

卷十一草部下品之下

下冊

卷十二木部上品

卷十三木部中品

卷十四木部下品

卷十五獸禽部

卷十六虫魚部

卷十七果部

卷十八菜部

卷十九米部

卷廿有名元用

八十一下——八十七下頁

八十八上——九十六上頁

九十六上——一〇四上頁

一〇四下——一一三上頁

一一三上——一一九上頁

一一九上——一二六下頁

一二七上——一四一下頁

一四二上——一五五下頁

一五六上——一六八上頁

一六八下——一六九上頁

一六九下——一七五下頁

一七六上——一八六下頁

補輯新修本草序

唐新修本草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官修藥典，在公元六五九年由唐朝政府頒行的。解放前，反動政府所編中華藥典序文中竟說：「續維首制，實始牛倫。」其實牛倫藥典在一五四二年頒布的，比唐本草要晚八八三年。

唐本草是集體創作的，由當時醫藥學家等二十餘人在兩年時間內編成的，全書由本草、藥圖和圖經三部組成。本草是介紹藥物產地、性味、功用，藥圖和圖經是介紹藥物形態。按卷數上看，本草二十一卷，藥圖二十六卷，圖經七卷，目錄一卷，共五十四卷。其中藥圖和圖經所佔的分量反而比本草大，這也說明唐本草不僅能符合臨床要求，同時也能符合藥物採集、鑑別和栽培的需要。這種附有藥圖的本草，也是從唐本草開始的。

唐本草的產生，和當時社會發展條件有關，在唐以前所用的本草，是陶弘景所編「神農本草經集註」。陶氏編此書時，正是中國處在南北對峙的局面，而陶氏偏居江南，見聞當然有限，因此就有一定局限性。同時，陶氏書自編成起到唐代已有一六〇餘年，新藥不斷地增加，那麼陶氏書就不能適應當時的需要，而唐本草就在這種條件之下產生了。

首先建議編修唐本草是蘇敬（蘇敬在宋代改為蘇恭，因避趙匡胤祖父趙敬之諱）。這種建議很快得到唐朝政府批准，並派長孫無忌領銜組織二三人編修，實際是由蘇敬負責的。書將成時，

長孫無忌被許敬宗等陷害後，領銜編修人改由李勣擔任，因而唐本草署名是李勣和許敬宗等修，沒有長孫無忌的名字。

唐本草既是在陶弘景本草經集註基礎上編修而成，所以在藥物分類上、編寫體例上和書寫格式上，基本上和陶氏書相似；但是，在某些內容上和約圖及圖經上都是新增的。陶氏書原來只七卷，唐本草已擴充到五四卷；陶氏書載約七三〇種，唐本草增約一四四種，如以對某些藥進行合併和分條，使唐本草藥物總數已達八五〇種（註一）。陶氏書分為玉石、草木、蟲獸、果、菜、米食、有名未用等七類。唐本草把草木和蟲獸分為草、木、蟲魚、獸禽四部，連同玉石、果、菜、米食、有名未用等共九類。每類藥物又分上、中、下三品。在書寫體例上，襲用陶氏方法，對神農本草經資料用紅字寫，對名醫別錄用墨字寫，對陶氏註釋資料用雙行小字寫，對唐本草新添的藥，在末尾標以「新附」二字，對唐本草註釋的資料，用雙行小字寫，在註文的開頭冠以「謹案」字樣，作為和陶註分別的記號，這些標記對於藥物文獻的來源有重要意義。

唐本草在編修時，對於文獻和實物同時並重，在實物上曾通令全國各地進獻藥物標本，按實物描繪，正如孔志約唐本草序說「普頒天下，營求藥物，羽毛鱗介，無遠不臻，根莖花實，有名咸萃。」在文獻參考上，除引用當時醫藥書籍外，還參考了科技書籍，如「博物志」、「尚丘子養豬經」等。在藥物資料來源上亦很豐富，除臨症應用資料外，對於人民有用的知識也附加收集，

如唐本草卷五硝砂條說「桑金銀，可為鑄藥……鹽馬藥亦用。」在藥物品種上收集亦廣，除前代及當時流行的藥物外，對於外來藥也收入不少，如龍腦、安息香等都是外來藥，這也說明我們祖先善於吸收外來醫藥長處，變為祖國醫藥內容的一部分。

唐本草既是官修，又是集體創作，在取材上既豐富，而在編寫結構上又嚴謹，所以唐本草不但總結了唐以前藥學的成就，同時也反映當時藥學有高度的發展。書成之後，秘授中外學者重視。如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到卷四全部抄錄了唐本草正文。日本來中國求學的僧徒，亦把唐本草抄錄傳到日本去，日本現存的唐本草殘卷的卷十五末尾記有「天平三年歲次辛未七月十七日書生由達史」字樣，即可知唐本草在公元七三一年已傳到日本了。

唐本草在當時不僅受中外學者重視，同時也是中外學醫者必讀之書。按舊唐書職官志記載，在大醫署讀醫的學生，先讀脈訣、本草、明堂、素問等書，讀本草者，即令識藥形狀，知其藥性。在日本也有同樣的規定，公元九〇一—九二二年日本延喜年間規定唐本草為必讀之書。日本古史「延喜式」說：「凡醫生皆讀蘇敬新修本草」。「凡讀醫經者太素經限二六〇日，新修本草三一〇日。」

唐本草不但流傳廣泛，而且流傳時間亦很久，他自公元六五九年頒行後，經過三〇〇多年，直到宋代開寶本草問世後，才慢慢地代替了它。但它的內容，通過到本草、開寶本草、嘉祐本草

而保存唐撰微煇史記類傳急本草中。李時珍本草綱目所引唐本草資料，亦是轉引自⁷ 詠類本草。至於唐本草原書，自宋以後在中國即不再流行了，在日本亦僅存一些殘卷，直到清朝末年，從敦煌石室發現一些殘卷後，方知唐本草還有部分殘卷存在人間。現在把日本殘存的唐本草和敦煌出土的唐本草殘卷，分別介紹如下。

日本現存的唐本草殘卷，據日本岡西為人研究，尚有部分殘存，第一是日本文京都仁和寺，存有卷四、五、十二、十七、十九等五卷。公元一八三四年（日本天保五年）淺井紫山俾塚原修節傳錄。第二是日本文京都福井氏崇鑑館藏卷十五，公元一八三二年（日本天保三年），將谷振齋傳錄。第三是日本文京都府存有卷十三、十四、十八、二十等四卷，公元一八四二年（日本天保十三年），小島寶素傳錄。三者所存共十卷，即卷四、五、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七、十八、十九、二十，這十卷在日本曾有人多加摹寫傳抄，並加影印，流傳到我國來的有兩種影印本。第一種是清末傅雲龍氏在公元一八八九年（光緒十五年）游歷日本時，把日本新井文庫所摹寫的唐本草殘存十卷，及小島寶素補輯卷三共十一卷，加以影印列入纂善齋叢書中，影印的版面長二四厘米，寬一六厘米。一九五五年上海群聯出版社根據傅雲龍影印的唐本草殘卷，加以縮印，題名⁷ 新修本草¹。分裝成上下兩冊，上冊包括玉石部上品卷三（此卷主要是日本小島寶素補輯的）、中品卷四、下品卷五。及木部上品卷十二、中品卷十三、下品卷十四。下冊包括獸禽部卷十五、果部

卷十七、藥部卷十八、米部卷十九、有名無用卷二十。下冊末尾附有傳雲龍、陳槩、范行准等跋文。一九五七年上海衛生出版社重加復印時，把上下兩冊合訂成一本。第二是日本文藥商武田長兵衛，在公元一九三六年（日本昭和十一年）根據日本仁和寺所藏卷四、五、十二、十七、十九等五卷加以影印，並附有中尾萬三唐本草解說，書末載有昭和十一年七月二十日，日本藥學圖書刊行會印，大阪市東淀川區十三西之町武田長兵衛商店制藥部內。武田氏影印的唐本草每頁八行，每行大字十七、十九字不等，小字每行二十七字左右。武田氏影印唐本草殘卷僅有五卷，傳雲龍影印的唐本草殘卷是十一卷。二者相同的卷數是卷四、五、十二、十七、十九。把兩書持以校讀，幾乎完全相同，但是篆書樣不同，個別字寫法也不同，例如卷十二本木部上品「栢實」條中「令人耐風寒」的「令」字，傳氏本作「金」，武田本作「令」。以上兩種本子都由日本傳到中國來的。

其次，再來介紹敦煌出土的写本唐本草殘卷。按敦煌鳴沙山第二八八石室，原藏有大量的古代写本各種珍貴文獻，封藏了千餘年，直到一八九九年才被發現。在發現後，不幸被帝國主義分子盜走了精華的部分，一九〇七年英國斯坦因同，一九〇八年法國伯希和盜去的很多，而写本唐本草亦在這個時候被盜走的。斯坦因盜去的唐本草片斷，存放在英國倫敦不列顛博物院，並編有斯坦因號碼 S. 5334 British Museum P. 9391。法國伯希和盜去的唐本草殘卷，存放在

法國巴黎圖書館，並編有伯氏號碼 11114。

斯坦因盜去「唐本草」殘卷，是兩個片斷，一片斷存有批文二十九行，另一片斷存有批文九行。兩個片斷的所編號碼同為「11114」。第一個斷片是唐本草卷十八菜部下品一部分，和唐本草卷十九米部目錄及第一個約「胡麻」等資料。菜部下品存文自「莖」條的小註「實載」起一直到卷十八末了止，其中存有「胡」、「蘇」、「薑」、「芸台」等正文和小註。各約一律墨書沒有朱墨雜書。每行大字約十八二十不等，小字每行二十五二十六字不等，大字約有蠶豆大，小字約有半個蠶豆大。第二個片斷是唐本草果部卷十七，僅存果部上品「栗」條部分小註及「櫻桃」條全文和果部中品「梅實」條等資料，書寫體例和字體大小及每行字數多寡，均與第一個片斷相同。把這兩個片斷存文同傳雲龍印本校讀，文句全同，僅每行字數不相同，傳氏本每行大字十四至十五字，而斷片上每行大字約二十字左右。

法國伯希和盜劫敦煌出土的「唐本草」殘卷，是最長的長卷，卷長二八五厘米，編有伯氏號碼 11115。存約有三〇個，是唐本草卷十草部下品之上。按唐本草卷十草部下品之上，原有三五味約，此卷僅存三〇味，即自「甘遂」起到「白欬」止，在「甘遂」前面缺「大黃」、「桔梗」，在「白欬」后面缺白及、蛇全、葶蒿、蘿蔔。自甘遂到白欬三〇味約排列次序，和醫心方所載唐本草目錄的草部下品之上的目次完全相同，各個約的正文同小註，和大觀本草所載唐本草資料

，幾乎完全相同，僅有個別字的寫法不同，例如「葉」字，敦煌本作「葉」，「腦」作「腦」，「殺」作「然」，「爾」作「尔」，在書寫格式上是朱墨雜書，其數字經文和大觀本葉的黑底白字經文完全相同。每個約的正文第一句字體略高一格，這和武因氏影印本及傅氏影印本不同。每行大字約十五、十六個，小字每行二十一、二十二個，大字約有鴉蛋黃樣大，小字約有籖豆大。在卷子的背面蓋有乾封二年至總章二年「伊西墨州鐸牒等語，按乾封二年是公元六六七年，總章二年是六六九年，而六六七年距離唐本葉編成時間六五九年，僅有八年時間。這比日本因邊史在天平三年（公元七三一）年要早六、七十年，因此該卷是現存唐本葉最古的卷子。可憐這些極珍貴的文献，都被帝國主義強盜掠去了，實在令人切齒痛恨。

從上述資料來看，現存的唐本葉殘卷，有下列幾種：

日本八小島寶素補撰卷三玉石上品一卷。

日本八卷寫本卷十卷，即

卷四玉石中品一卷。

卷五玉石下品一卷。

卷十二木部上品一卷。

卷十三木部中品一卷。